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1), 26-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1895

Hans汉斯

耐心资本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肖晶斤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6日

摘　要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但农业产业存在双重长周期、多重风险叠加、资金投入密集、投融资市场衔接不畅等固有短板，使得短期逐利资本难以持续深度布局。而耐心资本具备长期性、高风险耐受、大规模投入、多维价值共创的核心特征，二者在时间、风险、价值维度高度适配。本文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生产关系与产业生态四个维度厘清耐心资本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当前赋能实践面临耐心资本供给不足、激励考核制度缺位、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薄弱、资本退出渠道不畅、市场化投融资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难题，据此提出相应实践对策，在总结部分阐明耐心资本落地存在多重潜在风险，发展过程需兼顾效率公平、创新规范，维护农民主体地位，构建更加包容、稳健、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

关键词

耐心资本，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

Patient Capital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Jingjin Xi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16, 2026; accepted: October 2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6, 2026

文章引用: 肖晶斤. 耐心资本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 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1): 26-35. DOI: 10.12677/ass.2026.1511895

Abstract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is the core approach to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nation and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has inherent weaknesses such as dual long cycles, overlapping multiple risks, capital-intensive investments, and poor connection with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arket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hort-term profit-seeking capital to sustain deep involvement. Patient capital has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term orientation, high risk tolerance, large-scale invest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value co-creation, making it highly compatible with agriculture in terms of time, risk, and valu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patient capital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from four dimensions: laborers, labor objects, means of labor,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 ecology. The study finds that current empowerment practices face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atient capital, lack of incentive and assessment systems, weak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or capital exit channels, and imperfect market-bas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s.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The summary points out that putting patient capital into practice comes with multiple potential risk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needs to balanc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regulate innovation, protect farmers' central role, and build a more inclusiv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modern agriculture.

Keywords

Patient Cap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的重要阶段，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农业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体系重塑，但其形成过程具有显著的长周期、高风险、大投入特征，传统短期资本难以持续深度布局，而耐心资本的长期性、风险耐受和价值共创特征恰好与之适配，从而成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资本力量。现有研究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了概念内涵[1]与理论建构[2]、测度评价[3]、数字赋能[4]、区域差异[5]等四类成果，但耐心资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6]，对农业这一基础性、弱质性产业的适配性分析不足，尚未充分阐释资本如何嵌入农业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产业生态重构过程。基于此，本文试图将耐心资本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讨其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2. 概念内涵

2.1. 农业新质生产力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备理论的应然、实践的实然和时代的必然，其根本内涵是生产力内核在农业

这一既定场景中，以“新”“质”相结合的现实表达[7]。“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其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象化表达应运而生。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规模扩张，属于典型的“旧质”或“传统”生产力范畴[8]。随着社会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9]。

学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有诸多表述，罗必良[10]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其本质是“颠覆性创新与基要性变革”，强调技术革命与要素重组的双重作用。马晓河进一步将特征归纳为“四新”，即突破、变化、重组、提升，指出其通过技术产业化与区域联动推动农业模式迭代[11]。耐心资本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对农业生产要素、组织方式和价值形态的系统性重塑。

2.2. 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会议员 Stan Lundine (1983)提出，他指出耐心资本的核心在于通过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以应对美国工业衰退和全球化竞争压力，其本质是以国家力量弥补市场短期逐利性缺陷[12]。后随着中国对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耐心资本逐步被纳入政策话语体系，从 2023 年起，陆续被国内各部门会议、政府报告提及，实现了从部门倡议到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升级，明确了耐心资本的战略地位和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耐心资本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短期逐利资本的新资本形态，Deeg 和 Hardie 将其定义为“即使在面临短期不利条件时仍能保持投资的股权或债务”，从投资期限、投资者参与性质和退出概率三个维度建立了耐心资本的分析框架[13]。其核心特征包括：以长周期为导向，高风险耐受性，投资规模大，价值共创性。

3.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耐心资本适配性

3.1.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困境

3.1.1. 双重长周期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双重长周期特征：一方面，种物种植作为农业的基础，其本身具有较长的生长周期，粮食类作物普遍是一年一熟或两熟，这是农业发展的先天弱势，受气候条件制约，技术上很难弥补。另一方面是农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除作物生长周期需要时间外，农业科技生产研发主要包括种业研发、装备开发、数据平台建设等都需要长期投入，研发周期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技术成果从研发到商业化落地再到规模化应用再到市场收益，也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且时长不确定。

3.1.2. 风险性高

农业领域具有天然的高风险属性，主要体现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个方面。自然风险主要包括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病虫害等，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极易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冲击。市场风险则表现在对农产品需求弹性小、价格形成能力弱、季节性波动明显、供需信息滞后等方面，容易导致“丰产不丰收”、滞销压价等问题。农业技术从研究走向创新的路径并非总是成功，还叠加了技术失败和商业化失败等等风险，科学探究可能走入死胡同，投资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14]，这进一步抬高资本进入门槛。

3.1.3. 资金规模需求大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并非单一环节的投入，而是贯穿研发、转化、应用、培育、销售全链条的系统工程，具有明显的资金密集型特征。无论是生物育种、智慧农场建设、农业物联网平台搭建，还是农产品冷链物流、品牌标准建设，都需要大规模、持续性的资本支持。对资金的需求不仅是需求规模大，更是需求时间长，因此需要更稳定更权威的资金注入。

3.1.4. 市场化机制受阻

资本与农业产业对接不畅，核心表现为：资本找项目难，项目找资本更难。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化定价机制缺失、投资融资服务机构不完善等问题，农业项目多样，地域分散，场景复杂，市场缺乏公认的评估标准，资本方难以有效识别优质项目，使得投方对此失去信心，导致投资意愿不足。加之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健全，投资准入门槛低，投资方良莠不齐，对不良资金无准入限制，破坏投资市场稳定运行；同时退出机制不完善，使得资本退出难，限制资本的流动与循环效率。

3.2. 耐心资本优势

一是投资期限长。耐心资本通常投资期限为 5~15 年甚至更长，且能够根据项目成长规律进行灵活调整。这种长期性能够覆盖农业种物生长、农业科技研发、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和商业转化的完整周期，有助于缓解农业创新领域前期投入大、见效慢的现实压力。

二是风险耐受性高。耐心资本背后往往是资金实力较强、投资组合多元化的主体，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其对高风险、高不确定性项目具有更高容忍度，能够在技术研发失败概率高、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保持持续投入，加之耐心资本的投资覆盖面广，基本涉及全产业链上中下游，因此可以实现风险对冲，适当降低风险对资本造成的损失，因此耐心资本的风险耐受性高，在农业创新发展过程中资本中断风险低。

三是投资规模大。耐心资本通常来源于国有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机构投资，具有较强的资金集聚能力。当其持续进入农业新质生产力领域时，不仅可以满足农业发展重资产、长链条项目的资金需求，还能够形成资本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放大资本支持效能。

四是实现价值共创。耐心资本重视战略价值和综合价值的实现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关乎经济收益，更关系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富裕和乡村振兴。耐心资本投资农业领域时，其回报目标往往包含经济回报、社会效益、生态价值和国家战略意义等多维内容，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

3.3. 二者适配性

耐心资本与农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适配，关键在于两者在时间、风险、规模和价值四个维度上的高契合度。结合图 1 耐心资本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示意图，从四大维度全面扩展分析两者的内在适配性机理。

在时间周期维度，耐心资本的长周期特征能够覆盖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双重长周期，耐心资本为种业振兴、土壤改良等超长周期的基础性工作提供稳定预期，避免因资本中途退出而导致研发中断；覆盖农业科技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完整转化链条，弥合科研成果因缺乏持续资金支持而无法实现产业化的断裂带；与农业生产自然节律同频共振，尊重生长规律，避免以工业化短期产出逻辑要求农业投入。

在风险维度，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存在自然、市场和技术风险，而耐心资本的高风险耐受性能解其困局。有研究表明，农业投资的经济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对极端风险的吸收能力[15]。在农业面临自然和技术风险时，耐心资本投资主体投资组合多元化，投资覆盖面广，可以通过跨环节布局实现内部风险对冲，具备较强的风险吸收能力。面临市场风险时，耐心资本的长期持有特性使其不因短期价格波动或单季歉收而撤资，能够跨越市场周期，平抑短期波动对创新进程的干扰。

在资本规模维度，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存在单体项目资金门槛高、产业链协同投入体量庞大、长周期内累计资金需求巨大三重规模壁垒，耐心资本的大规模、系统性投资特征恰好能穿透这三重壁垒。在价值维度，二者均具有显著正外部性，农业新质生产力不仅追求经济效益，更追求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农民富裕，而耐心资本也强调经济回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生态改善和社会福祉等多重价值的

协同实现。由此可见，耐心资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资本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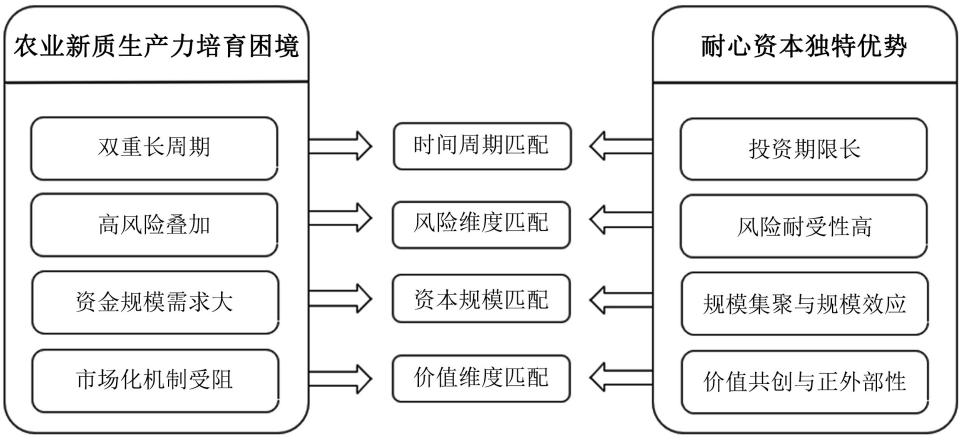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atient capital adapting to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图 1. 耐心资本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示意图

4. 耐心资本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4.1. 赋能劳动者

农业劳动者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和设备的现代化，更是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现代化，其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才是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耐心资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整体跃升。

一是需要关注传统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的素质，加强农民机的技能培训，村委可通过与高校、职业院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企业等合作，开展智慧农业、数字技术、农产品营销、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使传统农户逐步掌握现代化生产与经营技术；二是大力支持人才引进政策，通过设立专项补贴、创业基金、项目资助和住房生活保障，吸引知识型、技术型、管理型人才进入农业领域，全面指导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人才向农村和农业创新环节流动；三是孵化创业研发项目，为青年创业者、科技人员和返乡人才提供发展平台和长期资本支持，降低创业门槛和试错成本，形成新农人群体的集聚效应，推动人才、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

在耐心资本助推下，传统农户掌握生产技术，知识型和技术型人才汇集农业发展领域，培育聚集复合型的新农人，推动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实现跃升，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奠定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基础。

4.2. 变革劳动对象

农业劳动对象是劳动生产的物质基础，传统农业劳动对象以土地、农作物、畜禽等自然资源为主，作用范围有限且附加值较低。耐心资本通过对劳动对象的拓展和升级，以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效、绿色和多元的发展需求。耐心资本要长期投入到种业科技、基因改良、良种选育、生物技术应用等方面，以此实现基因编辑育种、干细胞育种等目标，突破种植技术的国际封锁，达成种业振兴[16]。同时要支持耕地的数字化转型，投入建设土壤检测系统、智能灌溉系统、遥感监测平台、数字田块管理模式，促使土地从传统的自然资源转变为能够被感知、可视化，能够进行优化配置的数字化生产对象，进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管理精度，实现土地资源的技术升级，从而拓展劳动对象的边界和附加值，形成多元、高附加值的新型生产要素。

耐心资本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不仅体现在数量扩展上，更体现在质量提升和价值重塑上，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丰富、更高效、更可持续的物质基础。

4.3. 升级劳动资料

农业劳动资料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手段，其技术的先进程度直接决定农业生产效率和现代化水平。传统农业劳动资料多以简单的农具、人力、畜力和低端的机械设备为主，种植主要依赖经验判断，而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资料向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和便捷化、集约化的方向升级。

耐心资本通过推动劳动资料迭代升级、优化配置，有效破解了传统劳动资料落后、配置效率低的困境，得益于耐心资本长期稳定的投入农业生产领域。首先是加速智能装备的研发和普及，像农业机器人、无人机、自动驾驶农机、智能灌溉系统、自动化养殖设备等高端的装备应加速研发和应用，解放传统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从依赖人力与简单机械向智能化装备体系转型。其次要构建农业物联网与大数据平台。耐心资本通过支持农业传感器网络、农业云平台、农情监测系统、供应链数字平台建设，实现农业生产、管理、流通和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提升生产决策科学性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后要完善产后处理与物流措施，将耐心资本投资于仓储保鲜、冷链物流，最大程度完善物流设施，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投资农产品分级，初加工与深加工等，能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通过以上耐心资本投入升级劳动资料领域，使得农业生产手段从传统农具、人畜力到现代化智能系统转型，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效率。

4.4. 重构生产关系与产业生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型生产关系。耐心资本通过产业链投资和布局，推动农业生产关系与产业业态从分散割裂的小农经济形态，向协同高效的智慧农业生态系统系统性重构。耐心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重构生产关系与产业业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催生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耐心资本支持农业生产托管、订单农业、平台农业、共享农业和数字农业服务等新型的经营模式发展，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实现服务的规模化供给和生产的标准化管理。其二是构建协同创新平台。耐心资本出资组建或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联合体、开源技术平台等。这些平台连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围绕关键共性技术进行协同攻关，共享研发设施和数据资源，能打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加速了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其三是建立可信赖的品牌与标准。耐心资本投资建立品牌，设置严格的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体系，投资于覆盖全链条的区块链溯源系统。耐心资本通过打造可信赖的区域公用品牌或企业品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和信誉，使得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之间建立基于透明和信任的新型关系，促进优质优价市场的形成。

综上，耐心资本对农业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赋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资本纽带推动三要素协同联动、升级，构建劳动者能力提升、劳动对象拓展、劳动资料升级和生产关系重构的良性循环。具体来看，耐心资本赋能劳动者，推动其更好地运用先进劳动资料、开发优质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拓展与劳动资料的升级，又倒逼劳动者提升自身能力，形成三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格局，催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最终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与量的增长(见图 2)。

5. 现实挑战

5.1. 耐心资本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

我国耐心资本发展迅速，截至 2021 年，我国所拥有的长期资金规模达到 7.06 万亿美元，低于美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17]。尽管基数庞大，但其中养老基金占比多，能作用于农业的保险基金、主权财富

基金和捐赠基金占比少。因此耐心资本还有继续扩张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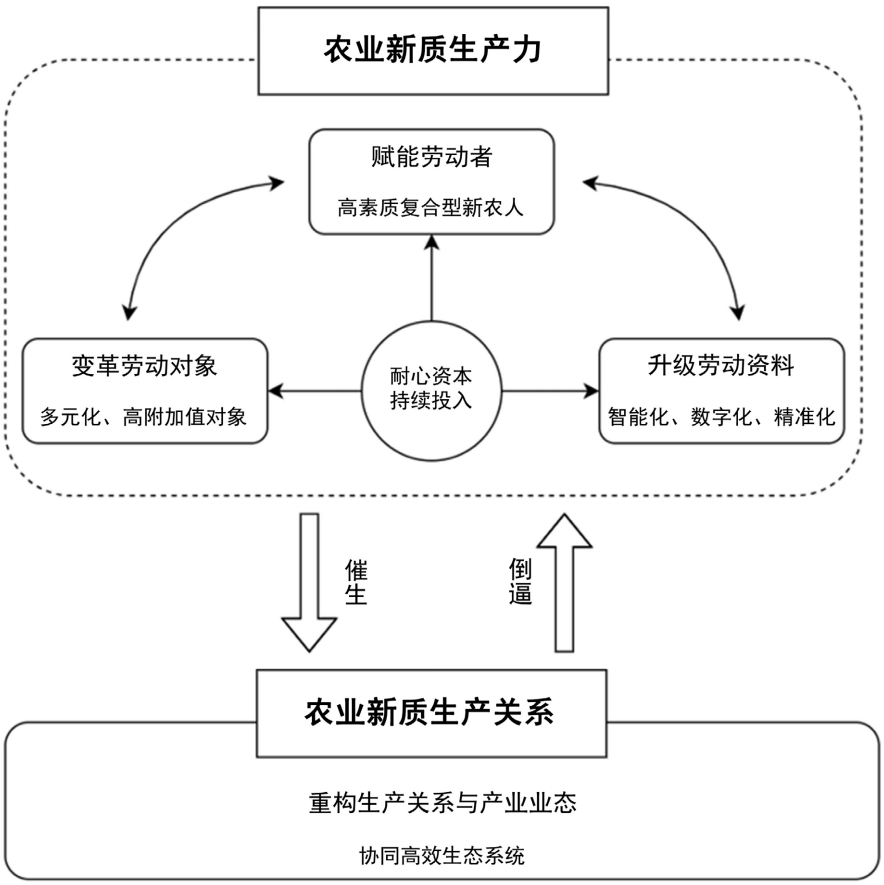


Figure 2. Intrinsic logical diagram of patient capital suppor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图 2. 耐心资本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图

从总量上看，我国真正符合长期、价值容忍风险特征用于农业发展的耐心资本规模仍然有限，主要是政府财政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市场资本比例偏低，其投资总量远低于农业领域升级转型的庞大资金需求。从结构上看，现投入农业领域的耐心资本存在明显的投资偏好，更倾向于投资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商业模式相对清晰的项目，偏实业性质的项目；而处在前沿农业的科技项目，如生物技术和农业智能设备研发偏创新类的项目，存在投资意愿不足的问题，这种风险厌恶的投资倾向，导致本应该具有高风险包容性的耐心资本同化为普通资本，以盈利和风险规避为导向，致使最需要耐心资本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本饥渴。

5.2. 耐心资本制度保障与激励机制缺位

耐心资本的成长离不开稳定的制度预期和合理的激励机制。当前金融考核体系总体上仍鼓励短期行为，对于国有资本、银行信贷等主要资本来源，缺乏长周期投资的差异化考核与容错机制。市场和投资人对长期投资和创新失败缺乏耐心和包容性，投资决策人面临年度利润考核压力和投资责任，难以对可能十年后才见成效的项目进行决策，耐心资本投资受阻。而财政资金对农业科技的支持也多以短期项目补贴为主，缺乏持续稳定的研发资助机制。在税收优惠、贴息支持等激励政策上，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激励力度不足，这样的制度环境使得资本想耐心也难耐心。

5.3.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缺乏

农业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涉及农业的智力创造成果享有的专有权利，包括植物新品种权、农产品地理标志权、涉农专利、商标权、版权、商业秘密权、农业生物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保护等[18]。其高度依赖种业、生物技术、智能装备等领域的持续技术突破，而科技创新成果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会影响耐心资本投入意愿。2021 年施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要加强对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19]，但由于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具有易复制、难保护的特点，存在侵权普遍，维权成本高、举证难、赔偿低等困境。在农业知识产权获批后，由于农业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交易流转等配套体系极不完善，这些无形资产难以在市场中获得合理定价和有效流动，无法转化为融资能力和现实生产力，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融资难题。

5.4. 耐心资本退出机制不畅

资本要进得来还需退得出，退出机制的通畅会直接影响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2021 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案 8009 个，完全退出案例 3984 个，而 2022 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案例数骤降至 7078 个，完全退出的案例数为 3355 个[1]。由此可见，耐心资本当前存在退出难，完全退出更难的困境。

我国耐心资本的退出方式主要有首次公开募股、境外上市、境外上市、新三板挂牌、融资人还款、企业回购、协议转让、被投企业分红等。由于我国农业科技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盈利周期长的特点，难以达到主板市场上市标准，并购市场不活跃，产业巨头对收购早期技术公司的意愿不强。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发展滞后，缺乏成熟的份额转让平台，耐心资本难以通过股权转让及时兑现收益实现退出。加之农业领域产权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交易规则不健全、流动性差，也进一步抬高了资本退出的交易成本。

5.5. 市场化机制未完全打通

在资本与项目之间，存在最后一公里路程梗阻的情况，专业从事农业科技领域服务的中介机构欠缺，使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变得明显。农业科技项目的市场化定价机制缺失，技术价值评估缺乏权威标准和机构。同时，信用体系不健全，农业经营主体信用数据缺失，增加了投资尽调成本和风险。薄弱的市场基础设施，使得即使有资本有意愿，也难以高效地找到并投资于优质项目。加之农业新质生产力相关项目往往兼具经济性和公共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容易产生投入不足，而政策与市场协同又尚未完全成熟。

6. 实践路径

6.1. 完善耐心资本基础制度建设

耐心资本持续深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前提是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从财税金融激励、长效考核、知识产权制度三层完善配套规则。

首先要构建分层政策扶持体系，财政政策上，设立国家级专项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金，并整合现有涉农资金，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长期稳定支持。税收政策方面，对于投向农业前沿科技研发、种业创新、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耐心资本，给予所得税抵扣、减免或者递延优惠，针对农业科技企业的研发费用，施行加计扣除。金融政策方面，对于银行所发放的农业科技中长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同时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并且提高保障水平，开发针对研发中断、市场风险的创新保险产品，充分认可农业知识产权的价值，支持银行等机构进行农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以此拓宽耐心资本的融资空间。

[1]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报(2023) [R/OL]. 2024-03-18. https://www.amac.org.cn/sjtj/tjbg/nb/202403/P020240318532262950902.pdf, 2025-01-14.

6.2. 激发多元化耐心资本投资主体

发挥财政性耐心资本杠杆作用，依托各级农业产业引导基金撬动保险资金、慈善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中长期社会资本，放宽涉农长期投资市场准入限制，出台专项税收、土地配套优惠吸引各类机构资金布局农业科创赛道。依托自贸试验区开放平台有序引入境外农业产业长期资本，同步引进海外育种、数字农业先进产业经验，丰富资本供给主体类型。激活农业产业内生耐心资本。支持头部农业龙头企业发起垂直产业专项基金，围绕上下游种业、加工、智慧农业初创项目开展长期孵化，依托自身产业链资源降低项目试错成本；依托产业协同优势打通技术、市场、资金联动通道，弥补纯金融机构产业认知不足的短板，形成产业资本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良性模式。

6.3. 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能力

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承载者，也是耐心资本对接的核心对象，其自身能力和发展质量直接决定耐心资本的投资效能。农业经营主体应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度产学研合作机制，打通农业技术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通道，促使创新成果能够快速实现落地产业化，进而提高项目的市场化价值。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加强规范化建设，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得以完善，强化诚信经营意识，提高信息透明度。基于此，耐心资本的投资尽调成本、信任成本会降低，对资本的吸引力也会增强。此外，还需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业创新创业人才，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也让耐心资本能够与优质的经营团队实现精准对接，更好发挥资本的赋能作用。

6.4. 健全全维度风险对冲体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项目面临技术、自然、市场波动等多重风险，需构建多维度的风险分担与对冲体系，降低耐心资本的投资风险顾虑。更大程度地拓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范畴，把种业研发、智能农业装备运用、生物农业技术推广等新兴领域归入保险覆盖范围，针对不同类别项目研发专属保险产品，对研发失败、自然损失、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给予相应保障，能够借助财政补贴削减投保成本，提高保险参与程度。探索建立农业科技创新风险补偿基金、灾害损失分担机制、农业担保模式等，以此降低农业投资的不确定性。支持金融机构开发农产品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投资机构利用衍生品工具对冲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项目收益预期，让耐心资本能够更放心地进行长期布局。

6.5. 畅通多层次资本退出渠道

畅通市场化退出渠道需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基金、并购市场、产权交易平台、区域性股权市场、农业科技企业上市培育机制等，耐心资本退出渠道多，可提升耐心资本流动性和退出便利度。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项目，可分类设计退出路径：对兼具公共属性的基础研发类项目，探索政府回购、公益基金接盘等多元化退出方式；对成熟度较高的产业项目，鼓励通过股权置换、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退出，进一步降低退出门槛，提升退出灵活性，增强耐心资本进入农业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意愿。只有形成投得进、退得出、转得动的资本循环机制，才能增强农业领域对耐心资本的吸引力。

7. 总结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与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相比，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加依赖科技创新、要素重构和产业生态升级，其形成过程具有显著的长周期、高风险、大投入和强外部性特征。传统短期资本难以满足其发展要求，而耐心资本凭借长期性、稳定性、风险承受能力和价值共创导向，能够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耐心资本并非不存在风险，在其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发挥助力作用的进程中，有可能出现资本流动方面的风险、技术呈现泡沫化风险、市场产生波动风险、规范失效风险[20]，要是资本过度倾向于高技术、高规模、高收益的领域，那么极有可能致使小农户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甚至会引发“技术至上”这种发展倾向，进而忽视农业所具备的社会属性、生态属性。因此，未来推动耐心资本服务农业新质生产力，应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创新与规范并举、资本驱动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构建更加稳健、包容、可持续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 孔祥智, 谢东东.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主要特征与培育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4): 29-40.

[2] 林青宁, 李京栋, 毛世平. 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中国实践与着力重点[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6): 1-10.

[3] 田云, 廖华. 两阶段视角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演进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10): 160-172.

[4] 韩文燕, 郭海红, 王丹.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5, 33(4): 820-833.

[5] 葛明, 谭旭煜.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 水平测度、时空分异与空间收敛性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7(5): 113-127.

[6] Hong, Y. and Jiang, J. (2025) Cultivating and Strengthening Patient Capit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 376-393.

[7] 蒋永穆, 李明星.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经济纵横, 2024(5): 12-20.

[8] 郭险峰, 段月朋.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解构、现实阻滞与发展策略[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26(1): 63-73.

[9] 吴振磊, 卢昱嘉. 农业新质生产力: 范式变革、价值旨归与实践图景[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5, 39(1): 15-27.

[10] 罗必良. 新质生产力: 颠覆性创新与基要性变革——兼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规定和努力方向[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8): 2-26.

[11] 马晓河, 杨祥雪. 农业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问题挑战与对策建议[J]. 农村金融研究, 2025(9): 3-11.

[12] 丁任重, 麻潘婷. 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J]. 经济学动态, 2025(8): 5-18.

[13] Deeg, R. and Hardie, I. (2016) What Is Patient Capital and Who Supplies It? *Socio-Economic Review*, **14**, 627-645. https://doi.org/10.1093/ser/mww025

[14] Dalton, T.J. and Fuglie, K. (2022) Costs, Benefi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AID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through U.S.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54**, 461-479. https://doi.org/10.1017/aae.2022.18

[15] Zhou, C., Chen, H. and Tu, Y. (2025) Extreme Weather Risks,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86**, Article ID: 108326. https://doi.org/10.1016/j.frl.2025.108326

[16] 王栋, 陈源泉, 李道亮, 等. 农业领域若干颠覆性技术初探[J]. 中国工程科学, 2018, 20(6): 57-63.

[17] 郑梦. 资本市场长期资金: 有效供给与发展战略[J]. 中国软科学, 2024(3): 179-187.

[18] 李秀萍. 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J]. 中国食品, 2024(9): 104-106.

[19]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1: 8.

[20] 盛德荣. 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 逻辑理路、影响机制、实践路径与风险探析[J]. 现代经济探讨, 2025(9): 14-25.